晉書/卷03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十四 ◄

晉書
卷三十五 列傳第五

► 卷三十六

陳騫 子輿 裴秀 子頠 秀從弟楷 楷子憲

陳騫

陳騫，臨淮東陽人也。父矯，魏司徒。矯本廣陵劉氏，為外祖陳氏所養，因而改焉。騫沈厚有智謀。初，矯為尚書令，侍中劉曄見幸于魏明帝，譖矯專權。矯憂懼，以問騫。騫曰：「主上明聖，大人大臣，今若不合意，不過不作公耳。」後帝意果釋，騫尚少，為夏侯玄所侮，意色自若，玄以此異之。

起家尚書郎，遷中山、安平太守，並著稱績。徵為相國司馬、長史、禦吏中丞，遷尚書，封安國亭侯。蜀賊寇隴右，以尚書持節行征蜀將軍，破賊而還。會諸葛誕之亂，復以尚書行安東將軍。壽春平，拜使持節、都督淮北諸軍事、安東將軍，進爵廣陵侯。轉都督豫州諸軍事、豫州刺史，持節、將軍如故。又轉都督江南諸軍事，徙都督荊州諸軍事、征南大將軍，封郯侯。武帝受禪，以佐命之勳，進車騎將軍，封高平郡公，遷侍中、大將軍，出為都督揚州諸軍事，餘如故，假黃鉞。攻拔吳枳裏城，破塗中屯戍。賜騫兄子惺爵關中侯。

咸甯初，遷太尉，轉大司馬。騫因入朝，言於帝曰：「胡烈、牽弘皆勇而無謀，強于自用，非綏邊之材，將為國恥。願陛下詳之。」時弘為揚州刺史，不承順騫命。帝以為不協相構，於是征弘，既至，尋復以為涼州刺史。騫竊歎息，以為必敗。二人後果失羌戎

之和，皆被寇喪沒，征討連歲，僅而得定，帝乃悔之。

騫少有度量，含垢匿瑕，所在有績。與賈充、石苞、裴秀等俱為心膂，而騫智度過之，充等亦自以為不及也。累處方任，為士庶所懷。既位極人臣，年逾致仕，思欲退身。咸寧三年，求入朝，因乞骸骨。賜衮冕之服，詔曰：「騫元勳舊德，統乂東夏，方弘遠績，以一吳會，而所苦未除，每表懇切，重勞以方事。今聽留京城，以前太尉府為大司馬府，增置祭酒二人，帳下司馬、官騎、大車、鼓吹皆如前，親兵百人，廚田十頃，廚園五十畝，廚士十人，器物經用皆留給焉。又給乘輿輦，出入殿中加鼓吹，如漢蕭何故事。」騫累稱疾辭位，詔曰：「騫履德論道，朕所諮詢。方賴謀猷，以弘庶績，宜時視事。可遣散騎常侍諭意。」騫輒歸第，詔又遣侍中敦諭還府。遂固請，許之，位同保傅，在三司之上，賜以几杖，不朝，安車駟馬，以高平公還第。帝以其勳舊耆老，禮之甚重。又以騫有疾，聽乘輿上殿。

騫素無謇諤之風，然與帝語傲；及見皇太子加敬，時人以為諂。弟稚與其子輿忿爭，遂說騫子女穢行，騫表徙弟，以此獲譏於世。

元康二年薨，年八十一，加以衮斂，贈太傅，謚曰武。及葬，帝于大司馬門臨喪，望柩流涕，禮依大司馬石苞故事。子輿嗣爵。

子輿

輿字顯初，拜散騎侍郎、洛陽令，遷黃門侍郎，厲將校左軍、大司農、侍中。坐與叔父不睦，出為河內太守。輿雖無檢正，而有力致。尋卒，子植字弘先嗣，官至散騎常侍。卒，子粹嗣，永嘉中遇害，孝武帝以騫玄孫襲爵。卒，弟子浩之嗣。宋受禪，國除。

裴秀

裴秀，字季彥，河東聞喜人也。祖茂，漢尚書令。父潛，魏尚書令。秀少好學，有風操，八歲能屬文。叔父徽有盛名，賓客甚眾。秀年十餘歲，有詣徽者，出則過秀。然秀母賤，嫡母宣氏不之禮，嘗使進饌於客，見者皆為之起。秀母曰：「微賤如此，當應為小兒故也。」宣氏知之，後遂止。時人為之語曰：「後進領袖有裴秀。」

渡遼將軍毌丘儉嘗薦秀于大將軍曹爽，曰：「生而岐嶷，長蹈自然，玄靜守真，性入道

奧；博學強記，無文不該；孝友著于鄉党，高聲聞於遠近。誠宜弼佐謨明，助和鼎味，毗贊大府，光昭盛化。非徒子奇、甘羅之儔，兼包顏、冉、游、夏之美。」爽乃辟為掾，襲父爵清陽亭侯，遷黃門侍郎。爽誅，以故吏免。頃之，為廷尉正，曆文帝安東及衛將軍司馬，軍國之政，多見信納。遷散騎常侍。

帝之討諸葛誕也，秀與尚書僕射陳泰、黃門侍郎鍾會以行台從，豫參謀略。及誕平，轉尚書，進封魯陽鄉侯，增邑千戶。常道鄉公立，以豫議定策，進爵縣侯，增邑七百戶，遷尚書僕射。魏咸熙初，厘革憲司。時荀顗定禮儀，賈充正法律，而秀改官制焉。秀議五等之爵，自騎督已上六百餘人皆封。於是秀封濟川侯，地方六十里，邑千四百戶，以高苑縣濟川墟為侯國。

初，文帝未定嗣，而屬意舞陽侯攸。武帝懼不得立，問秀曰：「人有相否？」因以奇表示之。秀後言于文帝曰：「中撫軍人望既茂，天表如此，固非人臣之相也。」由是世子乃定。武帝既即王位，拜尚書令、右光祿大夫，與御史大夫王沈、衛將軍賈充俱開府，加給事中。及帝受禪，加左光祿大夫，封鉅鹿郡公，邑三千戶。

時安遠護軍郝詡與故人書云：「與尚書令裴秀相知，望其為益。」有司奏免秀官，詔曰：「不能使人之不加諸我，此古人所難。交關人事，詡之罪耳，豈尚書令能防乎！其勿有所問。」司隸校尉李憙復上言，騎都尉劉尚為尚書令裴秀占官稻田，求禁止秀。詔又以秀幹翼朝政，有勳績於王室，不可以小疵掩大德，使推正尚罪而解秀禁止焉。

久之，詔曰：「夫三司之任，以翼宣皇極，弼成王事者也。故經國論道，賴之明喆，苟非其人，官不虛備。尚書令、左光祿大夫裴秀，雅量弘博，思心通遠，先帝登庸，贊事前朝。朕受明命，光佐大業，勳德茂著，配蹤元凱。宜正位居體，以康庶績。其以秀為司空。」

秀儒學洽聞，且留心政事，當禪代之際，總納言之要，其所裁當，禮無違者。又以職在地官，以《禹貢》山川地名，從來久遠，多有變易。後世說者或強牽引，漸以暗昧。於是甄摘舊文，疑者則闕，古有名而今無者，皆隨事注列，作《禹貢地域圖》十八篇，奏之，藏于秘府。其序曰：

圖書之設，由來尚矣。自古立象垂制，而賴其用。三代置其官，國史掌厥職。暨漢屠咸陽，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。今秘書既無古之地圖，又無蕭何所得，惟有漢氏《輿地》

及《括地》諸雜圖。各不設分率，又不考正准望，亦不備載名山大川。雖有粗形，皆不精審，不可依據。或荒外迂誕之言，不合事實，於義無取。

大晉龍興，混一六合，以清宇宙，始於庸蜀，采入其岨。文皇帝乃命有司，撰訪吳蜀地圖。蜀土既定，六軍所經，地域遠近，山川險易，征路迂直，校驗圖記，罔或有差。今上考《禹貢》山海川流，原隰陂澤，古之九州，及今之十六州，郡國縣邑，疆界鄉陬，及古國盟會舊名，水陸徑路，為地圖十八篇。

製圖之體有六焉。一曰分率，所以辨廣輪之度也。二曰准望，所以正彼此之體也。三曰道里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。四曰高下，五曰方邪，六曰迂直，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，所以校夷險之異也。有圖像而無分率，則無以審遠近之差；有分率而無准望，雖得之於一隅，必失之于他方；有准望而無道里，則施於山海絕隔之地，不能以相通；有道里而無高下、方邪、迂直之校，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，失准望之正矣，故以此六者參而考之。然遠近之實定於分率，彼此之實定於道里，度數之實定于高下、方邪、迂直之算。故雖有峻山鉅海之隔，絕域殊方之迴，登降詭曲之因，皆可得舉而定者。准望之法既正，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。

秀創制朝儀，廣陳刑政，朝廷多遵用之，以為故事。在位四載，為當世名公。服寒食散，當飲熱酒而飲冷酒，泰始七年薨，時年四十八。詔曰：「司空經德履哲，體蹈儒雅，佐命翼世，勳業弘茂。方將宣獻敷制，為世宗範，不幸薨殂，朕甚痛之。其賜秘器、朝服一具、衣一襲、錢三十萬、布百匹。謚曰元。」

初，秀以尚書三十六曹統事准例不明，宜使諸卿任職，未及奏而薨。其友人料其書記，得表草言平吳之事，其詞曰：「孫皓酷虐，不及聖明禦世兼弱攻昧，使遺子孫，將遂不能臣；時有否泰，非萬安之勢也。臣昔雖已屢言，未有成旨。今既疾篤不起，謹重屍啟。願陛下時共施用。」乃封以上聞。詔報曰：「司空薨，痛悼不能去心。又得表草，雖在危困，不忘王室，盡忠憂國。省益傷切，輒當與諸賢共論也。」

咸甯初，與石苞等並為王公，配享廟庭。有二子：浚、頠。浚嗣位，至散騎常侍，早卒。浚庶子憬不惠，別封高陽亭侯，以浚少弟頠嗣。

子頠

頠字逸民。弘雅有遠識，博學稽古，自少知名。御史中丞周弼見而歎曰：「頠若武庫，五兵縱橫，一時之傑也。」賈充即頠從母夫也，表「秀有佐命之勳，不幸嫡長喪亡，遺孤稚弱。頠才德英茂，足以興隆國嗣。」詔頠襲爵，頠固讓，不許。太康二年，徵為太子中庶子，遷散騎常侍。惠帝既位，轉國子祭酒，兼右軍將軍。

初，頠兄子憬為白衣，頠論述世勳，賜爵高陽亭侯。楊駿將誅也，駿党左軍將軍劉豫陳兵在門，遇頠，問太傅所在。頠紿之曰：「向於西掖門遇公乘素車，從二人西出矣。」豫曰：「吾何之？」頠曰：「宜至廷尉。」豫從頠言，遂委而去。尋而詔頠代豫領左軍將軍，屯萬春門。及駿誅，以功當封武昌侯，頠請以封憬，帝竟封頠次子該。頠苦陳憬本承嫡，宜襲鉅鹿，先帝恩旨，辭不獲命。武昌之封，己之所蒙，特請以封憬。該時尚主，故帝不聽。累遷侍中。

時天下暫寧，頠奏修國學，刻石寫經。皇太子既講，釋奠祀孔子，飲饗射侯，甚有儀序。又令荀籓終父勖之志，鑄鐘鑿磬，以備郊廟朝享禮樂。頠通博多聞，兼明醫術。荀勖之修律度也，檢得古尺，短世所用四分有餘。頠上言：「宜改諸度量。若未能悉革，可先改太醫權衡。此若差違，遂失神農、岐伯之正。藥物輕重，分兩乖互，所可傷夭，為害尤深。古壽考而今短折者，未必不由此也。」卒不能用。樂廣嘗與頠清言，欲以理服之，而頠辭論豐博，廣笑而不言。時人謂頠為言談之林藪。

頠以賈后不悅太子，抗表請增崇太子所生謝淑妃位號，仍啟增置後衛率吏，給三千兵，於是東宮宿衛萬人。遷尚書，侍中如故，加光祿大夫。每授一職，未嘗不殷勤固讓，表疏十餘上，博引古今成敗以為言，覽之者莫不寒心。

頠深慮賈后亂政，與司空張華、侍中賈模議廢之而立謝淑妃。華、模皆曰：「帝自無廢黜之意，若吾等專行之，上心不以為是。且諸王方剛，朋黨異議，恐禍如發機，身死國危，無益社稷。」頠曰：「誠如公慮。但昏虐之人，無所忌憚，亂可立待，將如之何？」華曰：「卿二人猶且見信，然勤為左右陳禍福之戒，冀無大悖。幸天下尚安，庶可優遊卒歲。」此謀遂寢。頠旦夕勸說從母廣城君，令戒喻賈后親待太子而已。或說頠曰：「幸與中宮內外可得盡言。言若不行，則可辭病摒退。若二者不立，雖有十表，難乎免矣。」頠慨然久之，而竟不能行。

遷尚書左僕射，侍中如故。頠雖後之親屬，然雅望素隆，四海不謂之以親戚進也，惟恐其不居位。俄復使頠專任門下事，固讓，不聽。頠上言：「賈模適亡，復以臣代，崇外

戚之望，彰偏私之舉。後族何常有能自保，皆知重親無脫者也。然漢二十四帝惟孝文、光武、明帝不重外戚，皆保其宗，豈將獨賢，實以安理故也。昔穆叔不拜越禮之饗，臣亦不敢聞殊常之詔。」又表云：「咎繇謨虞，伊尹相商，呂望翊周，蕭張佐漢，咸播功化，光格四極。暨于繼體，咎單、傅說，祖己、樊仲，亦隆中興。或明揚側陋，或起自庶族，豈非尚德之舉，以臻斯美哉！曆觀近世，不能慕遠，溺於近情，多任後親，以致不靜。昔疏廣戒太子以舅氏為官屬，前世以為知禮。況朝廷何取于外戚，正復才均，尚當先其疏者，以明至公。漢世不用馮野王，即其事也。」表上，皆優詔敦譬。

時以陳准子匡、韓蔚子嵩並侍東宮，頠諫曰：「東宮之建，以儲皇極。其所與遊接，必簡英俊，宜用成德。匡、嵩幼弱，未識人理立身之節。東宮實體夙成之表，而今有童子侍從之聲，未是光闡遐風之弘理也。」潛懷太子之廢也，頠與張華苦爭不從，語在《華傳》。

頠深患時俗放蕩，不尊儒術，何晏、阮籍素有高名於世，口談浮虛，不遵禮法，屍祿耽寵，仕不事事；至王衍之徒，聲譽太盛，位高勢重，不以物務自嬰，遂相放效，風教陵遲，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曰：

夫總混群本，宗極之道也。方以族異，庶類之品也。形象著分，有生之體也。化感錯綜，理跡之原也。夫品而為族，則所稟者偏，偏無自足，故憑乎外資。是以生而可尋，所謂理也。理之所體，所謂有也。有之所須，所謂資也。資有攸合，所謂宜也。擇乎厥宜，所謂情也。識智既授，雖出處異業，默語殊塗，所以寶生存宜，其情一也。眾理並而無害，故貴賤形焉。失得由乎所接，故吉凶兆焉。是以賢人君子，知欲不可絕，而交物有會。觀乎往復，稽中定務。惟夫用天之道，分地之利，躬其力任，勞而後饗。居以仁順，守以恭儉，率以忠信，行以敬讓，志無盈求，事無過用，乃可濟乎！故大建厥極，綏理群生，訓物垂範，於是乎在，斯則聖人為政之由也。

若乃淫抗陵肆，則危害萌矣。故欲衍則速患，情佚則怨博，擅恣則興攻，專利則延寇，可謂以厚生而失生者也。悠悠之徒，駭乎若茲之釁，而尋艱爭所緣。察夫偏質有弊，而睹簡損之善，遂闡貴無之議，而建賤有之論。賤有則必外形，外形則必遺制，遺制則必忽防，忽防則必忘禮。禮制弗存，則無以為政矣。眾之從上，猶水之居器也。故兆庶之情，信于所習；習則心服其業，業服則謂之理然。是以君人必慎所教，班其政刑一切之務，分宅百姓，各授四職，能令稟命之者不肅而安，忽然忘異，莫有遷志。況於據在三之尊，懷所隆之情，敦以為訓者哉！斯乃昏明所階，不可不審。

夫盈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，過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。蓋有講言之具者，深列有形之故，盛稱空無之美。形器之故有征，空無之義難檢，辯巧之文可悅，似象之言足惑，眾聽眩焉，溺其成說。雖頗有異此心者，辭不獲濟，屈於所狎，因謂虛無之理，誠不可蓋。唱而有和，多往弗反，遂薄綜世之務，賤功烈之用，高浮游之業，埤經實之賢。人情所殉，篤夫名利。於是文者衍其辭，訥者贊其旨，染其眾也。是以立言藉於虛無，謂之玄妙；處官不親所司，謂之雅遠；奉身散其廉操，謂之曠達。故砥礪之風，彌以陵遲。放者因斯，或悖吉凶之禮，而忽容止之表，瀆棄長幼之序，混漫貴賤之級。其甚者至於裸裎，言笑忘宜，以不惜為弘，士行又虧矣。

老子既著五千之文，表摭穢雜之弊，甄舉靜一之義，有以令人釋然自夷，合于《易》之《損》、《謙》、《艮》、《節》之旨。而靜一守本，無虛無之謂也；《損》《艮》之屬，蓋君子之一道，非《易》之所以為體守本無也。觀老子之書雖博有所經，而云「有生於無」，以虛為主，偏立一家之辭，豈有以而然哉！人之既生，以保生為全，全之所階，以順感為務。若味近以虧業，則沈溺之釁興；懷末以忘本，則天理之真滅。故動之所交，存亡之會也。夫有非有，於無非無；于無非無，於有非有。是以申縱播之累，而著貴無之文。將以絕所非之盈謬，存大善之中節，收流遁於既過，反澄正於胸懷。宜其以無為辭，而旨在全有，故其辭曰「以為文不足」。若斯，則是所寄之塗，一方之言也。若謂至理信以無為宗，則偏而害當矣。先賢達識，以非所滯，示之深論。惟班固著難，未足折其情。孫卿、楊雄大體抑之，猶偏有所許。而虛無之言，日以廣衍，眾家扇起，各列其說。上及造化，下被萬事，莫不貴無，所存僉同。情以眾固，乃號凡有之理皆義之埤者，薄而鄙焉。辯論人倫及經明之業，遂易門肆。頹用矍然，申其所懷，而攻者盈集。或以為一時口言。有客幸過，咸見命著文，摘列虛無不允之征。若未能每事釋正，則無家之義弗可奪也。頹退而思之，雖君子宅情，無求於顯，及其立言，在乎達旨而已。然去聖久遠，異同紛糾，苟少有仿佛，可以崇濟先典，扶明大業，有益於時，則惟患言之不能，焉得靜默，及未舉一隅，略示所存而已哉！

夫至無者無以能生，故始生者自生也。自生而必體有，則有遺而生虧矣。生以有為已分，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。故養既化之有，非無用之所能全也；理既有之眾，非無為之所能循也。心非事也，而制事必由於心，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，謂心為無也。匠非器也，而制器必須於匠，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，謂匠非有也。是以欲收重泉之鱗，非偃息之所能獲也；隕高墉之禽，非靜拱之所能捷也；審投弦餌之用，非無知之所能覽也。由此而觀，濟有者皆有也，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群生哉！

王衍之徒攻難交至，並莫能屈。又著《辯才論》，古今精義皆辨釋焉，未成而遇禍。

初，趙王倫諂事賈后，頠甚惡之，倫數求官，頠與張華復固執不許，由是深為倫所怨。倫又潛懷篡逆，欲先除朝望，因廢賈后之際遂誅之，時年三十四。二子嵩、該，倫亦欲害之。梁王肜、東海王越稱頠父秀有勳王室，配食太廟，不宜滅其後嗣，故得不死，徙帶方；惠帝反正，追復頠本官，改葬以卿禮，謚曰成。以嵩嗣爵，為中書黃門侍郎。該出後從伯凱，為散騎常侍，並為乞活賊陳午所害。

秀從弟楷

楷字叔則。父徽，魏冀州刺史。楷明悟有識量，弱冠知名，尤精《老》、《易》，少與王戎齊名。鍾會薦之于文帝，辟相國掾，遷尚書郎。賈充改定律令，以楷為定科郎。事畢，詔楷於御前執讀，平議當否。楷善宣吐，左右屬目，聽者忘倦。武帝為撫軍，妙選僚采，以楷為參軍事。吏部郎缺，文帝問其人於鍾會。會曰：「裴楷清通，王戎簡要，皆其選也。」於是以楷為吏部郎。

楷風神高邁，容儀俊爽，博涉群書，特精理義，時人謂之「玉人」，又稱「見裴叔則如近玉山，映照人也」。轉中書郎，出入宮省，見者肅然改容。武帝初登阼，探策以卜世數多少，而得一，帝不悅，群臣失色，莫有言者。楷正容儀，和其聲氣，從容進曰：「臣聞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甯，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。」武帝大悅，群臣皆稱萬歲。俄拜散騎侍郎，累遷散騎常侍、河內太守，入為屯騎校尉、右軍將軍，轉侍中。

石崇以功臣子有才氣，與楷志趣各異，不與之交。長水校尉孫季舒嘗與崇酣燕，慢傲過度，崇欲表免之。楷聞之，謂崇曰：「足下飲人狂藥，責人正禮，不亦乖乎！」崇乃止。

楷性寬厚，與物無忤。不持儉素，每游榮貴，輒取其珍玩。雖車馬器服，宿昔之間，便以施諸窮乏。嘗營別宅，其從兄衍見而悅之，即以宅與衍。梁、趙二王，國之近屬，貴重當時，楷歲請二國租錢百萬，以散親族。人或譏之，楷曰：「損有餘以補不足，天之道也。」安於毀譽，其行己任率，皆此類也。與山濤、和嶠並以盛德居位，帝嘗問曰：「朕應天順時，海內更始，天下風聲，何得何失？」楷對曰：「陛下受命，四海承風，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，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。方宜引天下賢人，與弘正道，不宜示人以私。」時任愷、庾純亦以充為言，帝乃出充為關中都督。充納女于太子，乃止。平吳

之後，帝方修太平之化，每延公卿，與論政道。楷陳三五之風，次敘漢魏盛衰之跡。帝稱善，坐者嘆服焉。

楷子瓚娶楊駿女，然楷素輕駿，與之不平。駿既執政，乃轉為衛尉，遷太子少師，優遊無事，默如也。及駿誅，楷以婚親收付廷尉，將加法。是日事倉卒，誅戮縱橫，眾人為之震恐。楷容色不變，舉動自若，索紙筆與親故書。賴侍中傅祗救護得免，猶坐去官。太保衛瓘、太宰亮稱楷貞正不阿附，宜蒙爵土，乃封臨海侯，食邑二千戶。代楚王瑋為北軍中候，加散騎常侍。瑋怨瓘、亮斥己任楷，楷聞之，不敢拜，轉為尚書。

楷長子輿先娶亮女，女適衛瓘子，楷慮內難未已，求出外鎮，除安南將軍、假節、都督荊州諸軍事，垂當發而瑋果矯詔誅亮、瓘。瑋以楷前奪己中候，又與亮、瓘婚親，密遣討楷。楷素知瑋有望于己，聞有變，單車入城，匿于妻父王渾家，與亮小子一夜八徙，故得免難。瑋既伏誅，以楷為中書令，加侍中，與張華、王戎並管機要。

楷有渴利疾，不樂處勢。王渾為楷請曰：「楷受先帝拔擢之恩，復蒙陛下寵遇，誠竭節之秋也。然楷性不競於物，昔為常侍，求出為河內太守；後為侍中，復求出為河南尹；與楊駿不平，求為衛尉；及轉東宮，班在時類之下，安於淡退，有識有以見其心也。楷今委頓，臣深憂之。光祿勳缺，以為可用。今張華在中書，王戎在尚書，足舉其契，無為復令楷入，名臣不多，當見將養，不違其志，要其遠濟之益。」不聽，就加光祿大夫、開府儀同三司。及疾篤，詔遣黃門郎王衍省疾，楷回眸矚之曰：「竟未相識。衍深歎其神俊。

楷有知人之鑒，初在河南，樂廣僑居郡界，未知名，楷見而奇之，致之於宰府。嘗目夏侯玄云「肅肅如入宗廟中，但見禮樂器」，鍾會「如觀武庫森森，但見矛戟在前」，傅嘏「汪翔靡所不見」，山濤「若登山臨下，幽然深遠」。

初，楷家炊黍在甑，或變如拳，或作血，或作蕪菁子。其年而卒，時年五十五，謚曰元。有五子：輿、瓚、憲、禮、遜。

輿字祖明。少襲父爵，官至散騎侍郎，卒謚曰簡。

瓚字國寶，中書郎，風神高邁，見者皆敬之。特為王綏所重，每從其遊。綏父戎謂之曰：「國寶初不來，汝數往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國寶雖不知綏，綏自知國寶。」楊駿之誅，

為亂兵所害。

楷子憲

憲字景思。少而穎悟，好交輕俠。及弱冠，更折節嚴重，修尚儒學，足不逾閾者數年。陳郡謝鯤、潁川庾敳皆俊郎士也，見而奇之，相謂曰：「裴憲鯁亮宏達，通機識命，不知其何如父；至於深弘保素，不以世物嬰心者，其殆過之。」

初，侍講東宮，曆黃門吏部郎、侍中。東海王越以為豫州刺史、北中郎將、假節。王浚承制，以憲為尚書。永嘉末，王浚為石勒所破，棗嵩等莫不謝罪軍門，貢賂交錯，惟憲及荀綽恬然私室。勒素聞其名，召而謂之曰：「王浚虐暴幽州，人鬼同疾。孤恭行乾憲，拯茲黎元，羈舊咸歡，慶謝交路。二君齊惡傲威，誠信岨絕，防風之戮，將誰歸乎？」憲神色侃然，泣而對曰：「臣等世荷晉榮，恩遇隆重。王浚凶粗醜正，尚晉之遺簪。雖欣聖化，義岨誠心。且武王伐紂，表商容之閭，未聞商容在倒戈之例也。明公既不欲以道化厲物，必于刑忍為治者，防風之戮，臣之分也。請就辟有司。」不拜而出。勒深嘉之，待以賓禮。勒乃簿王浚官寮親屬，皆貲至巨萬，惟憲與荀綽家有書百餘帙，鹽米各十數斛而已。勒聞之，謂其長史張賓曰：「名不虛也。吾不喜得幽州，喜獲二子。」署從事中郎，出為長樂太守。及勒僭號，未遑制度，與王波為之撰朝儀，於是憲章文物，擬于王者。勒大悅，署太中大夫，遷司徒。

及季龍之世，彌加禮重。憲有二子：挹、毅，並以文才知名。毅仕季龍為太子中庶子、散騎常侍。挹、毅俱豪俠耽酒，好臧否人物。與河間邢魚有隙，魚竊乘毅馬奔段遼，為人所獲，魚誣毅使己以季龍當襲鮮卑，告之為備。時季龍適謀伐遼，而與魚辭正合。季龍悉誅挹、毅，憲亦坐免。未幾，復以為右光祿大夫、司徒、太傅，封安定郡公。

憲曆官無干績之稱，然在朝玄默，未嘗以物務經懷。但以德重名高，動見尊禮。竟卒于石氏，以族人峙子邁為嗣。

楷長兄黎，次兄康，並知名。康子盾，少曆顯位。永嘉中，為徐州刺史，委任長史司馬奧。奧勸盾刑殺立威，大發良人為兵，有不奉法者罪便至死。在任三年，百姓嗟怨。東海王越，盾妹夫也。越既薨，騎督滿衡便引所發良人東還。尋而劉元海遣將王桑、趙固向彭城，前鋒數騎至下邳，文武不堪苛政，悉皆散走，盾、奧奔淮陰，妻子為賊人所得。奧又誘盾降趙固。固妻盾女，有寵，盾向女涕泣，固遂殺之。

盾弟邵，字道期。元帝為安東將軍，以邵為長史，王導為司馬，二人相與為深交。徽為太子中庶子，復轉散騎常侍，使持節、都督揚州江西淮北諸軍事、東中郎將，隨越出項，而卒於軍中。及王導為司空，既拜，歎曰：「裴道期、劉王喬在，吾不得獨登此位。」導子仲豫與康同字，導思舊好，乃改為敬豫焉。

楷弟綽，字季舒，器宇宏曠，官至黃門侍郎、長水校尉。綽子遐，善言玄理，音辭清暢，泠然若琴瑟。嘗與河南郭象談論，一坐嗟服。又嘗在平東將軍周馥坐，與人圍棋。馥司馬行酒，遐未即飲，司馬醉怒，因曳遐墮地。遐徐起還坐，顏色不變，復棋如故。其性虛和如此。東海王越引為主簿，後為越子毗所害。

初，裴、王二族盛于魏晉之世，時人以為八裴方八王：徽比王祥，楷比王衍，康比王綏，綽比王澄，瓚比王敦，遐比王導，頠比王戎，邈比王玄雲。

史評

史臣曰：周稱多士，漢曰得人，取類星象，頡頏符契。時乏名流，多以幹翮相許，自家光國，豈陳騫之謂歟！秀則聲蓋朋僚，稱為領袖。楷則機神幼發，目以清通。俱為晉氏名臣，良有以也。

贊曰：世既順才，才膺世至。高平沈敏，蘊茲名器。鉅鹿自然，亦云經笥。媧皇煉石，晉圖開秘。頠有清規，承家來媚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